

天一阁博物院藏《四库全书总目》抄本初探*

陈丹琪

内容摘要:天一阁博物院所藏朱鼎煦旧藏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抄本1册,内容是卷一一三子部艺术类二、卷一一四艺术类存目。此抄本的性质当为私家录副本,其底本的文本形成时间下限在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之间。现存稿抄本《总目》中,仅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中有卷一一三的零页,卷一一四的内容则不见于各种稿抄本,是以此抄本可补现有稿抄本《总目》卷次之阙,也有助于深入考察《总目》艺术类的编纂过程。借助此本还可发现,浙本《总目》在刊板后又经过剜改、重雕等修改。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录副本 天一阁 浙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庋藏于各地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稿抄本开始进入学术视野。目前学界已掌握多种分藏于各地的稿本、抄本^①,但相关文献仍有遗漏。如天一阁博物院收藏的1册抄本《总目》残卷,从未有专文论及,然其卷次恰可补前已知稿抄本《总目》之阙,值得关注。

天一阁博物院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抄本(以下简称“天一阁抄本《总目》”),现存1册2卷,为卷一一三子部艺术类二、卷一一四子部艺术类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库提要汇辑汇校汇考”(15ZDB075)阶段性成果。

① 目前已知的稿本《总目》有分藏于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的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稿本之撤出零页,分藏于天津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的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进呈稿本,和藏于南京图书馆的稿本;已知的阁抄本《总目》有分藏于天图、辽图、国图的文溯阁抄本和藏于浙江图书馆的文澜阁抄本。除台图稿本公诸网络,国博稿本、天图藏文溯阁抄本尚未公布外,其他稿抄本《总目》皆已影印出版(永瑤、纪晓岚等撰:《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陈东辉主编:《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杭州出版社,2017年。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稿抄本丛刊》,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

目。卷一一三首尾俱全,卷一一四存至《壶谱》之目,以下内容皆脱。此本为朱鼎煦旧藏。鼎煦(1885-1968)字酆卿,号香句,原籍萧山,迁居宁波,是民国时期甬上著名的律师、藏书家和文物收藏家。其别宥斋 10 万馀卷藏书于 1978 年由家属捐予天一阁,天一阁曾为编纂《别宥斋藏书目录》,内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清纪昀等撰,抄本。一册。存二卷: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四。”^①正与此本相合。

此本线装,素纸抄写。每半叶 9 行,行 21 字,小字双行同。正文为墨笔书写的馆阁体,间有朱笔修改痕迹。书名顶格,提要低二格写(实 19 字),遇尊称(如“国朝”“内廷”“内府”等)则抬一格写,遇与本朝皇帝有关之尊称(如“御定”)则三抬缮写。书名、提要正文用大字,书籍进呈来源、注释性案语用双行小字。版心上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其下依次书部、类名及卷次,书口下端记有叶码。此行款、格式与《总目》稿本相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稿纸皆有叶码:卷一一三分为书画、琴谱、篆刻、杂技 4 个小类,其中书画、琴谱之属连续抄写,有叶码;篆刻、杂技之属则换纸后连续抄写,无叶码。卷一一四叶码俱全。此抄本无题跋,无铃印。

一、天一阁抄本《总目》的性质

天一阁抄本《总目》是四库原本还是私家录副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性质问题。

首先,天一阁抄本不是进呈稿本。跟浙本、殿本《总目》相比,天一阁抄本有 30 多处颇为显见的讹字^②,当是抄录时不慎致舛,而非所据底本有误^③。其中 20 馀处得到修改,修改方式是用朱笔在原字上径改,以覆盖原字;修改内容多为订正讹字,未涉提要内容之修改^④。总体来说,更正讹字后的天一阁抄本,文本基本同于浙本、殿本《总目》。所作修改,当是有人阅读此本时发现舛误并予以校正。四库馆成立之初,便将相关人员的俸禄、仕履与誊录质量直接挂钩,因此四库原本尤其进呈稿本有一定的质量保障。从讹字和

①天一阁博物馆编:《别宥斋藏书目录》,宁波出版社,2008 年,第 204 页。

②试举 2 例:(1)《画山水诀》“考南渡浚画手,李姓者不下数十人”,“浚”,浙本、殿本作“俊”;(2)《游鹤堂墨数》“之士字士贵,自四四明居士”,“自四”,浙本、殿本皆作“自号”。这两处异文,显然皆以浙本、殿本为确。

③本文所言“底本”,指某一稿抄本《总目》据以录副的版本,与“录副本”相对。

④试举 3 例:(1)《书诀》原作“书学极博”,修改作“书学极博”;(2)《绘事备考》进呈来源,原作“内府藏书”,修改作“内府藏本”,同于《总目》书例;(3)《山水诀》“是书《宋志》及晁、陈书目皆不著录”,“晁”字原写作上“目”下“兆”,修改作上“日”下“兆”。

修改现象看,仅有两卷的抄本就存在数十处讹误,这在四库馆工作中是难以想见的严重过失。另外,现存的《总目》稿抄本中有许多挖改现象,这是馆臣常用的修改方式,但天一阁抄本未见挖改之例。

那么天一阁抄本会是馆臣纂修《总目》过程中产生的抄本吗?我们认为不是。第一,天一阁抄本卷一一三有换纸另抄的现象,这与其所据底本尚未完成修改有密切关系(详本文第三部分),是以当时《总目》卷一一三尚未定稿,自然无需誊录清稿。艺术类提要在《总目》卷一一二至卷一一四,而根据上图稿本现存卷次可知,《总目》艺术类提要修改篇幅较大的是卷一一三,卷一一二、卷一一四撤出的页面并不多(详本文第三部分),馆臣也没有誊清卷一一四的必要。因此,天一阁抄本应当不是馆臣修改进呈稿本后重新誊录的清稿本。第二,作为连续抄写、而非每篇另纸的抄本,天一阁抄本不是特地誊抄用于核对之本^①,这样做既无必要,也不经济。因此,从用途方面考虑,难以解释天一阁抄本若是四库馆原物,其所处的环节应当是什么。综上,可以排除天一阁抄本为四库馆原物的可能性。

另外,比较天一阁抄本和天图素纸稿本《总目》^②,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中区别。(1)版式。虽然都是素纸誊抄,誊写版式基本相同,但天图素纸稿本除卷七七首叶版心书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字样外,其余版心则留白,未有部类名称及叶码,随意性较强。而天一阁抄本在版心书写格式上,又与其他格纸抄写的内府稿本《总目》一致,这表明天一阁抄本据以录副的当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本子,且录副时遵照底本的版式面貌。(2)书迹。天一阁抄本所存两卷《总目》虽皆为端楷书写,但细绎之下仍有不同^③,当由

①上图稿本中有一部分内容重复的提要稿,这部分稿纸字体既有行书,也有楷书;既有每篇另纸抄写的,也有多篇连续抄写的。所用的主要是格纸,间有素纸。张升认为它们是提要修订稿或后写稿,或是用于核对原书,或是以备抄入正本(张升:《上海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稿抄本丛刊》第1册,第3-6页)。

②天图稿本《总目》的卷七七、卷一三六、卷一三七、卷一五一也由素纸抄成,其中有40余处修改痕迹。刘浦江、夏长朴等认为这4卷性质与天图稿本主体不同,其中不乏有误抄、漏抄之处,或为误入的其他稿本或录副本(刘浦江:《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4辑,第163-184页。夏长朴:《重论〈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四库全书总目发微》,中华书局,2020年,第88-139页)。

③卷一一三的笔画提按更明显,线条变化也更丰富,卷一一四的书法格调略平淡,减少了部分复杂的笔法和技巧。相同单字的结构笔法亦有明显区别,如“一”字,卷一一三的写法是10点钟方向起笔切入,卷一一四的写法则是9点钟方向起笔平入。

两位书手各自完成抄录。天图素纸稿本《总目》则可看出各卷之内皆换过书手^①。应该说,天一阁抄本《总目》的书写更为端正,而天图素纸稿本《总目》则随意性较强,故而可以更为直观地观察到书手的个人书写特色。

从版式和书迹可以看出,在抄录过程中,天一阁抄本严格照录内府稿本《总目》版式,且誊写字迹相当规整,显现出誊录的计划性和严谨性。此举颇符合四库馆修书时的私家录副现象。张升曾讨论过此现象,指出当时的私家录副者可能为馆臣、助校、与馆臣交好之人,其中馆臣主要雇书手进行抄录;由于四库馆书的罕见性,这些私家录副本颇受欢迎,通过传抄、售卖、刊行等方式在社会上传播^②。天一阁抄本或许便是当时的一种私家录副本,因此誊写追求工整、谨严,但在传抄中产生的错误却比四库馆誊录要多。在避讳上,天一阁抄本避“玄”“弘”而不避“琰”“寧”,这即使不能作为判断天一阁抄本抄写于乾隆时期的铁证,但足以说明其底本的文本形成时间较早(详本文第二部分),保存了部分提要的早期面貌,是一个有独特价值的抄本。

还原天一阁抄本《总目》的形成过程,无外是:馆臣某人私带稿本出馆,请书手录副,以成此本;或是内府稿本录副以后,有人再以录副本为底本抄成此本。这两种情况的差别在于内府稿本与天一阁抄本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抄本,因文献无征,未可遽定。

二、天一阁抄本《总目》文本形成时间蠡测

确定天一阁抄本《总目》的文本形成时间,有助于利用这一抄本来推断稿本《总目》的修改细节。以往学者讨论稿本《总目》的编纂时间,一般从底稿、修改文字两个维度来研究其上下限,但作为一个录副本,天一阁抄本《总目》的文本形成时间,对应的是其所据内府稿本《总目》的修改时间,即应该是在一段甚至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点上内府稿本《总目》的文本形态。而综合比勘天一阁抄本与稿抄本、浙本、殿本《总目》和成书较早的赵怀玉刻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下简称“《简目》”)^③,有助于推断天一阁抄本文本的形成时间。

①如卷七七《闽中考》《两河观风便览》二书提要(永瑢、纪昀等撰:《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411-413页)虽为连缀抄写,但后者兼有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与欧体书风,前者在取法上则稍为杂糅,结构亦较松散,书写水平逊于后者。

②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0-307页。

③赵怀玉录副《简目》的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六年底(详参据小飞:《〈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版本考》,《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3期,第100-111页)。

(一)天一阁抄本不是上图稿本的录副本

《总目》存世的稿本中,仅上图稿本里还有卷一一三的零页,取天一阁抄本与之比勘,再和浙本、殿本相校,可确定天一阁抄本所据底本的时间范围。

如旧本题明朱存理《赵氏铁网珊瑚》十六卷的提要,上图底稿作:“《铁网珊瑚》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旧本题朱存理撰……”上图修改稿作:“《铁网珊瑚》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旧本题明朱存理撰……”^①天一阁抄本、浙本、殿本作:“《赵氏铁网珊瑚》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旧本题明朱存理撰……”此篇提要,馆臣在上图稿本中增补作者朝代,以符合书例。天一阁抄本、浙本、殿本不仅吸收了这一意见,还修改了书名。此书提要云:“是书乃赵琦美得无名氏残稿所编。”检进呈书目可知,当时还有明代都穆的《铁网珊瑚》也呈送入馆^②,此处对书名的变动,当是有意区分名同实异的两种书。天一阁抄本与上图稿本不同,则说明其(或其底本)并非直接抄自上图稿本。

陈恒舒指出,上图稿本的性质是“进呈《总目》初稿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修订期间抽换下来的零页的汇集”^③。提要文本应当在上图稿本的修改后又做过其他改动(这些改动同样被浙本和殿本继承),天一阁抄本也吸收了这些后期修改意见,故其所反映的文本时间晚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④。

(二)天一阁抄本的文本时间晚于乾隆五十二年八月

与天一阁抄本、浙本、殿本《总目》相比,成书时间更早的赵怀玉刻本《简目》书画之属多了周亮工《读画录》和吴其贞《书画记》二书,篆刻之属则多了周亮工《印人传》一书。《总目》卷一一三的书画之属收书自明代开始,故二人著作本当收于此卷。周亮工、吴其贞触碍见于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上谕^⑤,天一阁抄本既未见此3种书,当是已经抽毁。

①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稿钞本丛刊》第4册,第209-210页。双行小字置于()中,“/”符表示回行。

②如《两淮盐政李呈送书目》有“《铁网珊瑚》二十卷,明都穆。六本”,《浙江省第四次孙仰曾家呈送书目》有“《铁网珊瑚》二十卷,明都穆著。六本”(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6、81页)。

③陈恒舒:《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发覆——以清代别集为例》,《文献》2019年第4期,第152-165页。

④又,在赵怀玉刻本《简目》中,此书书名亦作《铁网珊瑚》,因此天一阁抄本底本形成的时间应晚于赵怀玉刻本《简目》的成书时间,亦即当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后。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239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57页。

但天一阁抄本卷一一四中还有 3 篇提要涉及周亮工。其一为清周在浚《烟云过眼录》二十卷。此书位于戈守智《汉溪书法通解》之前,今不见于浙本和殿本《总目》,兹将提要迳录于下:

《烟云过眼录》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在浚撰。在浚有《天发神讖碑释文》,已著录。在浚为周亮工子。亮工喜蓄画,常哀画家姓名为《读画录》,又筑读画楼,其《赖古堂印谱》中有二私印,一曰“看山似读画”,一曰“读画似看山”,其兴寄可以想见。所积画册至二十巨函,在浚因录其所藏,以著是编。其名袭宋周密之旧,其体例则仿明赵琦美所编《铁网珊瑚》,各详叙题句、跋语、姓氏、款式,但不载印章,为小异耳。未有亮工门人高兆跋曰:“吾夫子以欣赏之情,具书画之识,谓今人皆及古人曹、吴、关、荆,一顾再顾,不复累心。惟于幽人词客,故老贫交,断练残楮,皇皇岁月,若寝食不暇云云。”故所录皆明末国初之人,亮工所及交游者。然一时作手皆已载诸《读画录》中,此书意取博收,未免失之泛滥也。据在浚自跋,称属友人程子介录为二十卷,而此本不分卷帙,盖传写者合并之。今据其原跋,仍题以二十卷著录,存其旧焉。

从提要中可以得知以下两个信息点:(1)周在浚别有《天发神讖碑释文》一书收入四库。(2)此书所载为周氏父子藏画。检《天发神讖碑释文》确已收入《总目》卷八七史部目录类存目,在天图藏文溯阁抄本《总目》中,此书提要有“户部侍郎亮工之子也”一句,为殿本《总目》所无,显系后期触碍而删。《烟云过眼录》被删,当因此书与亮工关系密切,撰写提要时难以避免,故不得不抽毁。

另外两篇内容涉及周亮工的提要,列表 1 比较天一阁抄本与浙本、殿本的文字差异:

表 1

	清王樾撰《月湖读画录》一卷	清胡正言撰《印存初集》二卷 《印存元览》二卷
天一阁抄本	是编旧本但曰《读画录》,然周亮工已有此书,二名相混。考樾别有《月湖贻稿》著录集部,故此书加题“月湖”字,以别亮工之书。所记宋元人画,仅寥寥数轴,余皆明代及近时人也。	而学之者失于板滞,又为土偶之衣冠。周亮工与之同时,此谱亦有亮工二印,而亮工作《印人传》不载其名,盖有所不满矣。
浙本、殿本	是编以所见名画,各为品评。其中宋元人画,仅寥寥数轴,余皆明代及近时人也。	而学之者失于板滞,又为土偶之衣冠矣。

天一阁抄本卷一一三既已抽毁周亮工、吴其贞著作,卷一一四却仍可见周亮工之名,是否说明这两卷抄于不同时间呢?我们倾向于不是。从形制看,这两卷抄本相当统一,应在同一时间抄成。至于这种两存的现象,应该反映四库馆抽换工作存在时间差。当下旨禁毁某人著作时,四库书及《总目》里该人著作可以迅速抽删,但《总目》涉及上万种书,内容繁复,馆臣排查、删改其他书里有关涉碍人物的词句不免费时,这方面的工作便可能相对滞后^①。从浙本、殿本《总目》已不见《烟云过眼录》,其他二书中也无涉及周亮工的句子,可知天一阁抄本的文本层次早于浙本、殿本《总目》^②。

(三)天一阁抄本的文本时间早于乾隆五十四年四月

在《总目》卷一一三的琴谱之属中,上图稿本著录4部书,而天一阁抄本则只有3部,较前者少了清王坦《琴旨》一书(上图稿勾删了此书,天一阁抄本吸收此意见)。浙本、殿本收录了4部书,同样没有《琴旨》,而是较天一阁抄本增加了《琴谱合璧》一书。

《琴谱合璧》系清和素以满文翻译明杨抡《琴谱》而成,又称《繙译琴谱》。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此书于乾隆五十二年一月十一日缴进,一月二十五日黏贴黄签进呈,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进呈原本以供御览^③,而文渊阁书前提要的校上时间则迟至五十四年四月。天一阁抄本既未收录此书,则可推断其底本当编纂于五十四年四月以前。

综上,从对上图稿本修改意见的吸收、对周亮工著作的剔除或保留、琴谱之属收书数量等情况可以推知,天一阁抄本《总目》的底本时间当晚于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但早于五十四年四月。

三、从诸种稿抄本《总目》看艺术类编纂过程

(一)从上图稿本现存卷次情况,可以推测《总目》艺术类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之前的改动篇幅整体并不大

目前可见的《总目》乾隆四十六年进呈稿本卷次相对集中,如台图藏的

①此亦可旁证天一阁抄本非四库原本:馆臣对触碍字眼应当相当敏感,而私家录副书手于此则未必烂熟。

②实际上,殿本《总目》卷一五宋王质《诗总闻》,卷八三明朱睦㮮《谥苑》,卷一一七旧本题宋墨翟《墨子》,卷一二〇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一四二唐袁郊《甘泽谣》、旧本题晋张华《博物志》等提要中仍可见周亮工及其著作,此当为馆臣修改触碍文字的疏失之处。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183档,第1984页;第1184档,第1984-1985页;第1315档,第2141页。

是卷四五至卷四九的零页,国博藏的是卷四九至卷五三、卷七九至卷八七、卷八九、卷九〇的零页,而上图所藏卷次包括卷九一、卷九三至卷一〇九、卷一一一至卷一一三、卷一一五、卷一一六、卷一一八、卷一一九、卷一二一至卷一二三。初步推测,卷八八(史评类)、卷九二(儒家类二)、卷一一〇(术数类存目一)、卷一一四(艺术类存目)、卷一一七(杂家类一)、卷一二〇(杂家类四)未见收藏,或许不是零页已佚,更可能是这些卷次未经大幅修改,故而不必撤出已抄好的页面,自然就未有零页见存。

在上图稿本《总目》艺术类中,卷一一二仅有2叶零页,卷一一三有10叶,卷一一四不见零页。可以推知,在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间,馆臣对艺术类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卷一一三中,卷一一二、卷一一四则以局部修改为主。换言之,艺术类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之前的改动篇幅整体并不太大。

(二)天一阁抄本换纸抄写,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稿本的修改有关,它们共同反映了《总目》艺术类在编纂过程中的页面调整情况

前文已述,天一阁抄本有一个无法忽略的现象:《总目》卷一一三包含书画(明代以下)、琴谱、篆刻、杂技4个小类,在天一阁抄本中,书画、琴谱之属是连续抄写的,有叶码;但篆刻之属并未紧接着琴谱之属抄录,而是换纸另抄,且无叶码。如此处理,当事出有因。

观诸上图稿本,卷一一三的零页仅有书画、琴谱两个小类,且琴谱之属止于类末案语。其末叶书叶B面仅存5行,为“右艺术类琴谱之属,四部,十二卷,皆文渊阁著录”及4行案语;案语末行仅有“伍矣”2字,馆臣于其下朱批“伍矣二字匀入前行内”一句;以下的页面被裁去。作为进呈稿本撤出的零页,上图稿本所涉提要当在修改后重新抄入进呈稿本中。而从上述提示版式调整的朱批和页面裁切的情况看,馆臣显然是想尽量保留原已抄好的页面。据此推知,既然琴谱之属结尾切割过页面,卷一一三实际上被分为两部分,在前半部分的重抄页面重新抄录之前,后半部分篆刻、杂技之属的叶面暂时不能确定叶码,呈现散叶状态。此二类提要在天一阁抄本、殿本中皆仅有7个筒子页,篇幅不大,且位居卷末,故不排除后来重新抄入进呈稿本的可能性。

综上,天一阁抄本卷一一三的篆刻、杂技之属换纸另抄,且未标注页面,当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稿本的修改有关。天一阁抄本虽非四库原本,但其行款统一、换纸抄写等现象皆能反映所录底本的情况,而这一底本则可能是《总目》的进呈稿本。

(三)比对不同类型的提要稿,可以看出《总目》艺术类提要的修改细节首先是收书数量有所变动。

在诸本《总目》中,各小类末尾的统计数字并不相合。著录书方面:(1)书画之属本分布于《总目》卷一一二全卷和卷一一三的前大半部分,赵怀玉刻本《简目》的统计结果是“七十三部,一千六十六卷”,天一阁抄本《总目》作“六十九部,一千六十卷”,浙本《总目》作“七十一部,一千七十三卷”,殿本《总目》作“七十一部,一千六十六卷”。比对赵怀玉刻本《简目》和浙本、殿本《总目》,可知浙本、殿本少的两种书^①,正是《总目》卷一一三中的周亮工《读画录》四卷、吴其贞《书画记》六卷;这两种书天一阁抄本也无。此外,就统计结果看,天一阁抄本还比浙本、殿本《总目》少两种书(共7卷^②)。在卷一一三中,浙本较天一阁抄本、殿本多出《寓意编》一书(此书在殿本中位于卷一一二),其余图书再无差别,故天一阁抄本较浙本、殿本所少的两种书都应该著录在卷一一二。而成书更早的赵怀玉刻本《简目》及浙本、殿本《总目》前半部分所收书籍又相同,故推测在《总目》卷一一二中,有两种书曾于乾隆四十七年后临时抽出,后又放回《总目》中。(2)琴谱之属方面,上节已经说过,天一阁抄本仅著录三种书,反映了《总目》删去《琴旨》但尚未增入《繙译琴谱》时的文本形态。(3)篆刻之属方面,赵怀玉刻本《简目》统计结果作“三部,十二卷”,天一阁抄本、浙本、殿本《总目》作“二部,九卷”。天一阁抄本已较赵怀玉刻本《简目》少了清周亮工《印人传》一书(《简目》著录为“三卷”),这一抽删结果也同样反映在时次更晚的浙本、殿本《总目》中。卷一一四的存目书方面,天一阁抄本于书画之属末尾的统计结果为“五十三部”,浙本、殿本则作“五十二部”,所阙者为上文提及的清周在浚《烟云过眼录》。

另外,取胡虔《四库全书附存目录》(以下简称“《附存目录》”)进行比对,知是书所载艺术类存目书,书名、卷数、图书顺序与天一阁抄本卷一一四完全一致,仅部分著者的著录方式稍有差异^③。《附存目录》与浙本《总目》

①在浙本、殿本中,各书卷数略有不同,此当系浙本经过校改,故暂不做比较。

②比对天一阁抄本与殿本,知《绘事微言》一书,天一阁抄本作“二卷”,殿本作“一卷”,而书画之属总数,则天一阁抄本比殿本少6卷,这说明天一阁抄本比殿本少的两种书加起来当是7卷的体量。

③著录方式不同者有4种书:《书学会编》,天一阁抄本作“明黄瑜编”,《附存目录》作“明黄瑜撰”;《画苑补益》,天一阁抄本作“《画苑补益》四卷,詹景凤编”,《附存目录》作“《补益》四卷,詹景凤编”;《书苑补益》,天一阁抄本作“詹景凤续编”,《附存目录》作“詹景凤补编”;《琴谱正传》,天一阁抄本作“题明无锡宋仕校正,杨嘉森编”,《附存目录》作“旧本题明无锡宋仕校正,杨嘉森编”。浙本、殿本《总目》皆同于天一阁抄本。这可能是胡虔据己意有所调整,未径用录副本《总目》的著录方式。

的文本内容和底本性质高度一致,二者所据或为同一份录副本《总目》^①。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天一阁抄本与胡虔经眼的录副本《总目》的抄录时间比较接近;二是《总目》卷一一四的改动较小,文本形态比较稳定。

其次是收书顺序也有变动。

变动较大的是卷一一二最末和卷一一三起始的几种书。表 2 对比赵怀玉刻本《简目》及天一阁抄本、浙本、殿本《总目》这部分书序情况:

表 2

赵怀玉刻本 《简目》	天一阁抄本 《总目》	浙本《总目》	殿本《总目》
《图绘宝鉴》五卷 《续编》一卷		《图绘宝鉴》五卷 《续编》一卷	《图绘宝鉴》五卷 《续编》一卷
《书史会要》九卷 《补遗》一卷《续编》 一卷		《书史会要》九卷 《补遗》一卷《续编》 一卷(注:此系卷一 一三第一部书)	《寓意编》一卷
《寓意编》一卷	《书史会要》九卷 《补遗》一卷《续编》 一卷(注:此系卷一 一三第一部书)	《珊瑚木难》八卷	《书史会要》九卷 《补遗》一卷《续编》 一卷(注:此系卷一 一三第一部书)
《珊瑚木难》八卷	《珊瑚木难》八卷	《赵氏铁网珊瑚》十 六卷	《珊瑚木难》八卷
《铁网珊瑚》十六卷	《赵氏铁网珊瑚》十 六卷	《寓意编》一卷	《赵氏铁网珊瑚》十 六卷
《墨池琐录》四卷	《墨池琐录》四卷	《墨池琐录》四卷	《墨池琐录》四卷

可以看出,《寓意编》在赵怀玉刻本《简目》和诸本《总目》中的位置并不相同。(1)上图稿本零页未见《寓意编》,但卷一一二《图绘宝鉴》提要以后有空白行,当是全卷最后一部书;卷一一三以《书史会要》提要为第 1 叶,《珊瑚木难》提要为第 2 叶,虽然《珊瑚木难》前有 5 行贴纸留白,但这显然不足以容纳一篇完整的提要稿,因此被贴去的当是《书史会要》底稿。这说明在乾隆四十六年进呈本里,《寓意编》并不在《书史会要》和《珊瑚木难》之间。赵怀玉刻本《简目》所反映的次序,当是稿本在四十六年二月进呈后的某种阶段性调整结果。(2)在上图稿本中,《铁网珊瑚》之后紧接《墨池琐录》,这说

①详参理凌云:《胡虔〈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所据〈总目〉稿本考——兼论浙本〈总目〉的底本来源》,《历史文献研究》第 49 辑,广陵书社,2022 年,第 292-311 页。

明在乾隆四十六年进呈本里,《寓意编》也不在这两种书之间。(3)天一阁抄本虽然没有卷一一二,但卷一一三所存顺序同于殿本《总目》,可以推测《寓意编》在天一阁抄本层次中,应当列在卷一一二最末,序于《图绘宝鉴》之后。(4)在浙本中,《寓意编》位于《赵氏铁网珊瑚》和《墨池琐录》之间,这也反映了该书在某个阶段的调整结果。由于浙本底本是跨越了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本到四十七年七月进呈本的稿本《总目》,且吸收了部分修改意见,而赵怀玉刻本《简目》底本应当在四十七年初就录副流出,可以认为,赵怀玉刻本《简目》的图书顺序当早于浙本《总目》。

此外,其他图书也有前后顺序变动的情况。最常见的是书籍前后顺序互换。在卷一一三中,明孙鑛《书画跋跋》三卷续三卷与不著撰人名氏《书诀》一卷,赵怀玉刻本《简目》、浙本《总目》同为先《书诀》、后《书画跋跋》,天一阁抄本和殿本《总目》则同为先《书画跋跋》、后《书诀》^①。明张丑所撰三部书《清河书画表》一卷、《法书名画见闻表》一卷、《南阳法书表》一卷《南阳名画表》一卷,赵怀玉刻本《简目》和浙本《总目》的顺序皆为先《法书名画见闻表》,次《南阳法书表》《南阳名画表》,后《清河书画表》,天一阁抄本和殿本《总目》则皆为先《清河书画表》,次《法书名画见闻表》,后《南阳法书表》《南阳名画表》^②。两部奉旨敕撰的《秘殿珠林》二十四卷、《石渠宝笈》四十四卷,浙本《总目》为先《石渠宝笈》、后《秘殿珠林》,赵怀玉刻本《简目》、天一阁抄本和殿本《总目》则同为先《秘殿珠林》、后《石渠宝笈》^③。在殿本《总目》中,同一作者的书排序有别于赵怀玉刻本《简目》、浙本《总目》的情况相当常见,赵怀玉刻本《简目》保留的是提要早期排序,浙本《总目》部分底本来源甚早,故同于赵怀玉刻本《简目》;殿本《总目》图书顺序符合文渊阁四库书

①这2种书籍的顺序调整与其体量有关。《书画跋跋》计6卷,《书诀》为1卷,它们之前的《墨池琐录》为4卷。从《四库书目度藏表》看,《墨池琐录》《书诀》装为一函,《书画跋跋》装为一函,体量相当。如果按照赵怀玉刻本《简目》、浙本《总目》的顺序将《墨池琐录》与《书画跋跋》放在一起,则《书画跋跋》或需分装为两函,不便取阅。

②这3种书的变化,实则是《清河书画表》从三书之末调至之首。在文渊阁书中,《南阳法书表》《南阳名画表》合称为《南阳书画表》,分为上下卷;《法书名画见闻表》称为《书画见闻表》,抄于《清河书画表》之后,二书合为一册。《四库书目度藏表》标注“《清河书画表》《书画见闻表》合册”,后为《南阳书画表》。因此,天一阁抄本和殿本《总目》所载顺序符合阁书实际装函情况。

③《秘殿珠林》凡例云:“是书编始于乾隆八年十二月,成于九年五月。”《石渠宝笈》凡例云:“是编始于乾隆甲子仲春,成于乙丑冬十月。”“甲子仲春”即乾隆九年二月,“乙丑冬十月”为十年十月。无论是开修时间还是编成时间,皆当以《秘殿珠林》在前,《石渠宝笈》在后。浙本《总目》颠倒二书顺序,不知何据。

实际抄写、装函、插架情况,这是馆臣在后期对提要顺序作出调整的结果。检《四库书目度藏表》,天一阁抄本与殿本《总目》的收书顺序确与该表相合。由此可知,在天一阁抄本的底本形成阶段,馆臣已完成调整诸种图书顺序的工作。

另一种顺序变动的情况,则是将原本不相连放置、但作者相关的书籍重新调整在一起。在天一阁抄本、浙本中,清孙承泽《研山斋墨迹集览》《法书集览》一书之后为清姜绍书《无声诗史》,殿本在孙著和姜著之间,则有不著撰人《研山斋图绘集览》,而《研山斋图绘集览》在天一阁抄本、浙本里,则居于《历代画家姓氏韵编》之后。检《研山斋图绘集览》提要,言:“卷首有《退翁小序》。退翁,孙承泽别号也……疑承泽采掇旧文……成此编也。”则此书提要虽署为“不著撰人名氏”,但馆臣认为其与孙承泽关系密切,故于后期将此书调至孙著之后。借助天一阁抄本可知,浙本《总目》保留了三书早期的排序,而殿本反映的是后期调整结果。

再者是提要内容有所更易。

这种更易,有的是触碍修改,如上文所述的关涉周亮工的3种提要。有的是更正讹误,如清邹一桂《小山画谱》“雍正丁未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内阁学士”,文渊阁书前提要、天一阁抄本《总目》同,浙本、殿本《总目》作“礼部侍郎”^①。明张丑《清河书画舫》“用朱氏《铁网珊瑚》之例,于题识印记所载亦详”,“朱氏《铁网珊瑚》之例”,文渊阁书前提要、天一阁抄本《总目》同,浙本、殿本《总目》作“张彦远《法书要录》例”。有的是修改表述,如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又黄庭坚书《阴长生诗》卷与《铁网珊瑚》《书画舫》所载参错歧出”,“《铁网珊瑚》《书画舫》”,天一阁抄本、殿本《总目》同,文渊阁书前提要、浙本《总目》作“朱存理、张丑”。可以看到,从早期的阁书提要,到天一阁抄本同层次的稿本《总目》,再到殿本《总目》,馆臣一直在修改提要文本,使之更加精准、完善。

四、从天一阁抄本《总目》看浙本《总目》的刊刻细节

天一阁抄本《总目》系严格遵照进呈稿本的版式、行款录副,而浙本、殿本《总目》的版式、行款也同于进呈稿本,从理论上说,如果文本不发生变动,

^①《清史稿》曰:“邹一桂,字原褒,江南武进人……四迁为礼部侍郎……二十一年,左授内阁学士。二十三年,乞致仕。三十六年,诣京师祝上寿,加礼部侍郎衔,在籍食俸。三十七年,归,卒于东昌道中。加尚书衔。”(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〇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20页)礼部侍郎为正二品,内阁学士为从四品,知一桂当以“官至礼部侍郎”为确。

各本的文字位置在版面上应当也相同。因此,可以通过比对天一阁抄本和浙本、殿本《总目》的文本和版式、行款,来考察《总目》的刊刻细节。经对比发现,浙本《总目》在刊板以后还经过修改,具体表现为剗改和重雕两种方式。

(一)剗改

在清蒋骥《传神秘要》一书中,天一阁抄本与浙本、殿本有异文。天一阁抄本作:

国朝蒋骥撰……其父衡,字湘帆,后改名振生。以书法名一时,尝写十三经进内府,世宗宪皇帝特赐国子监学正衔……

浙本、殿本作:

国朝蒋骥撰……其父衡,字湘帆,后改名振生。以书法名一时,尝写十三经,于乾隆五年呈进,特赐国子监学正衔……

比对版面可知,由于前后字数不同,此书提要经过修改后,自第2行开始,每行的首字本该发生变化。殿本《总目》全篇以19字的行款刻版,自第6行起,每行的第一个字分别是“心”“恺”“鸟”“仪”“之”“编”“可”。而浙本第2、3行虽然同于殿本,但第4、5行却是每行17字;自第6行起,每行的第一个字分别为“色”“人”“则”“者”“概”“之”“未”,恰与提要未经修改的天一阁抄本相同。可以认为,在浙本中,此书提要行文原与天一阁抄本相同,但刊板以后,浙本另据其他底本改过提要,不得不调整第4、5行的行款,以确保第6行以下早已写刻好的文本不作更动。

(二)重雕

对于篇幅较小的改动,浙本《总目》编纂者固然可以用剗改的方式处理版面,但对于改动较大之处,编纂者则不得不重雕版片。最明显的莫过于卷一一四中两种涉及周亮工书的提要——王樛《月湖读画录》和胡正言《印存初集》。

在《月湖读画录》中,浙本、殿本《总目》较天一阁抄本少47字,又多11字,相差36字,在版面上反映为浙本、殿本比天一阁抄本少了2行。按理说,浙本《总目》在此书以降,每叶文字皆需较天一阁抄本提前2行,但事实却是,在《月湖读画录》提要所在叶面的下一叶,天一阁抄本和浙本版面的文字位置又基本相合。观察浙本版面可知,《月湖读画录》提要所在叶面并非该本常见的半叶9行,而是半叶8行。对此合理的解释是,《月湖读画录》在浙本中的提要原貌本与天一阁抄本相同,但刊板之后,浙本编纂者发现此处有违碍,故据其他底本修改提要,且为了留用以下已刊好的版片,不得不改变行数,重雕此叶。

在《印存初集》中,浙本、殿本《总目》较天一阁抄本少了31字,在版面上

反映为少了1行。而与《月湖读画录》情况相同,在浙本中,《印存初集》提要所在叶面的A面为半叶8行,B面为半叶9行。此叶栏框完整,应当未经修版,而左右半叶版式不同,自然不会是写样或雕版时出错,合理的解释只能与《月湖读画录》相同,系浙本编纂者在刊板后为削去触碍文字,重雕此板。

那么,浙本《总目》是否曾在早期刊刻过周在浚《烟云过眼录》,后来又弃版重刻呢?此书在天一阁抄本中位于《研山斋图绘集览》《汉溪书法通解》之间,提要计有18行,恰好是1个版片的行格数量。观诸浙本,《研山斋图绘集览》《汉溪书法通解》二书提要相连,栏框完整,未见拼版、补版痕迹,当是一次雕成。然而细看此叶(叶二十五)以下叶面的叶码,叶三十、叶四十字号较小,叶二十字号较大,且叶二十的“十”字竖画几乎贴着栏框,叶三十、叶四十的“十”字则与栏框有一定距离,疑是此2叶原为“三十一”“四十一”3字,后凿去末字,仅保留上面“三十”“四十”。另外,叶三十一的“一”字并不在字体结构的中心,而是在偏下的位置,或系“二”字凿去上面横笔而成。叶三十三的2个“三”字有明显的字形差异,叶三十四叶码第三字的字体中心与前两字并不在同一直线上,当非同时写样、刻板。种种现象皆表明,浙本此卷应当是在刊刻(而非写样^①)之后,弃用了1叶内容,并改动了以下版片的叶码^②。又,《烟云过眼录》亦见于胡虔《附存目录》。前文已述,天一阁抄本《总目》艺术类存目的收书数量、顺序同于胡虔《附存目录》艺术类,胡虔《附存目录》底本又与浙本《总目》底本有同源关系。除了被撤出的《烟云过眼录》外,浙本《总目》卷一一四的收书顺序也同于天一阁抄本。因此,浙本《总目》原来当有《烟云过眼录》的提要,又因此书并非独占1个版片,故后来撤出相关版片后,浙本编纂者缀合前后两书提要,重雕此叶。

要之,通过比对天一阁抄本与浙本《总目》的版面文字位置可知,浙本《总目》底本不仅来源较早,部分卷次的刊板时间也可能甚早。在雕版以后,浙本编纂者还获得了四库馆内《总目》后期的修改意见,并据此剜改、重雕了部分板片。可以说,浙本《总目》底本系从内廷陆续流出,但浙本《总目》编纂者前后或许曾取得《总目》其他底本或部分提要的后期修改稿,足见浙本《总目》的纂修过程相对复杂,时间跨度也较大。另,从天一阁抄本、浙本、殿本

①之所以排除浙本《总目》是在刊板后才将触碍内容撤版重雕,而非在写样阶段便抽换相关内容的可能性,是因为如果是后者,相关叶码可在上版前做好修正,自然不会出现版面视觉效果异常的情况。

②挖改叶码看似麻烦,但修补难度和成本皆低于重雕版片,其实是更经济的做法。具体的挖改嵌补方法,可参卢前《书林别话》,《卢前笔记杂钞》,中华书局,2006年,第473页。

《总目》的异文情况可知,虽然浙本刊板早已部分完成,但在卷一一三、卷一一四中,后期剗改、重雕版片的情况主要出现在遇尊讳或文字触碍等传播后果较为严重的部分,关于虚词等对理解文义损害不大的改动,浙本便不作过多修改,这对我们理解浙本的编纂方式也有启发意义。

五、结语

天一阁抄本《总目》的性质为私家录副抄本,文本形成的时间在乾隆五十二年八月至五十四年四月之间。今人研究一般推测浙本《总目》来自《总目》稿本的录副本,但学界此前甚少关注和考察录副本的形态与价值。天一阁抄本恰好提供了录副本样貌,作为传世的录副本,其学术价值颇大。

此本虽仅存卷一一三、卷一一四,但在目前已知的稿抄本《总目》中,卷一一三仅上图藏进呈稿本有零页,卷一一四则各本皆佚,因此天一阁抄本可以补现有稿抄本《总目》之阙。其中意义更大的是卷一一四,因为此卷是存目书提要,所收书籍没有书前提要可作参照。比对天一阁抄本与上图稿本、浙本、殿本《总目》文本,可以了解《总目》艺术类的纂修过程。

同时,由于天一阁抄本与进呈稿本、浙本、殿本《总目》采用相同的版式、行款,通过比对版面,还可以得知浙本《总目》部分卷次刊刻时间或许甚早,在刊板后又经过剗改、重雕等修订环节。

小文撰写过程中,蒙江庆柏、杨新勋老师及罗毅峰师兄指导,又承罗师兄惠示若干重要材料;草成后又得井超、刘国宣、袁强、张鸿鸣、霍宁宇等师友审阅,匡我不逮;书迹分析有赖郭展源、李琪臻先生襄助;外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以上种种,作者皆无任感激,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陈丹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四库学、古籍版本学。